

靈刻宮林玉

不任醫年仿五以註得亦堂

見乎一編曰皆林玉濟也者不

倚因得字可自為以所考最

靈刻宮林玉
忍舍去時且以得

重刻霍林玉露小引



不佞髫年侍王父彭澤公嘗

見手一編曰霍林玉露也者不
佞因得而竊目焉其為書最
麗亦不忍舍去時且以改經

生言亟不交睫又若而年矣
家布天瑞翩々慕古尤工聲
律嘗訂玉屑韻語諸編以為
稽場旗鼓後里味乎斯編也
親校讎其亥豕將授之剞劂

而問言于不佞不佞觀之詞翰
家奚翅塚壁之遺藏即梵
音鬼狀俚語淫章種々出而
笑之木矣翼韻蛙鳴都率鼓
吹矧奇花麗卉獨缺然也乎

於今其書具在即分錦碎綺
合麝和芸色之必有炫其華
而襲其香者且其彈射交傳
地箴銘是亘永其傳矣庶廬
陵所財多宗子家弟沒彙採

已所常見聞以補廬陵之石
遠而魁之曰補以竝行於世
苦心哉々々不佞嘉家弟之
嗜古而因動手澤之感也乃
呼毛穎氏而為之引其端

萬曆辛丑中秋越人謝偉
撰



鶴林玉露補叙

霍林玉露一編乃宋廬陵羅大經氏

所作為卷凡十有六靡所遺失宜若無

補焉補之自會稽謝天瑞甫始於意云何

貴以傳書也觚翰之士慕尚名殊上焉者

務弔詭而傲人以其所不知必挾汲冢之

藏策探靈威之秘文以為快其下者句
按字角第染指於四庫之餘輒津津
自負為邊笥艱架索何不朽立言者哉
余以所睹止論丘索以還西京以上即偏
記一家勸麻竹素者實膏倍計大要田
百氏以併掃除之後而已又其文多不雅馴

不足以揚於千古家羅氏之編博而匪
濫醇而寡疵有所論刺而不傷於接擊
且所援敘而不流于浮誇大者足以紀名賢
諸君子之業文章咸可楷式而小者搜
奇剔幽以極夫花木昆蟲之致可謂美愛而
博者矣謝天瑞雅意復台多所博外家言

其于是編而務為補之者將無食大官之饒
而雋永其味儻亦有加餐焉乎即未知生
所補者作何語然著述之理古今一轍譬
如導水者流合而成川接木者根移而生
幹尚其為玉露可足何必畫廬陵氏
出武洛補之孫蘭於擬議謂地固世是

形上局者耳余亦其死以累瓦談也
漫為之題識如此

退齋車任遠



鶴林玉露目錄

第一卷

真正英雄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柙詩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沮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鶴林玉露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第二卷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蘄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貢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第三卷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瓶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繁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奉使見留

玉牒

心思

謝肉牒

第四卷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中興講和

志士死饑寒

儒門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淳熙盛事

張子房

誠齋夫人

籠東

范石湖使北

常調官

官省錢

民兵

文鑑

辛幼安詞

第五卷

讀書

薦呂臣

蘓黃遷謫

張林語

阿附

貓犬

南中巖洞

傅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置青櫃

慈湖詩

楊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陸氏義門

誠齋謁紫巖

前輩勤學

仕宦歸故鄉

鐵拄杖

蘓黃遺文

大承氣湯

魯隱公攝

子弟為幹官

箕子

農圃渙樵

柳詩

進青魚

第六卷

花卿歌

杜棟詩

醉牛詩

得窮鬼力

方寸地

山居上梁文

除自損道心

士修於家

用兵吉地

尤楊雅謔

韓平原

詩不拘韻

莽大夫

李杜

交情在態

了翁孫女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郎當曲

劉錡贈官制

廬州之變

無極太極

薛客

能言鸚鵡

賀雪表

漢宮詩

繪事

心脉

吾翁若翁

第七卷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姑婦喻

誅曦昭

古人稱字

靜重

問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喻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僧

奏疏貴簡

閒居交游

廢心用形

大字成犬

釋鼓

第八卷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援引

存問逐客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吾心如秤

翰苑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婦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第九卷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祝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鷄犬

謝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世官吏

軍輔久任

東坡書畫

饒字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无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子

玄真子圖

責將帥

夜績

世事翻覆

二蘇

大筭數

論菜

第十卷

養兵

天棘

家乘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詩

題貧樂圖

行

雍公薦士

詩興

荆公議論

詩禍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蘇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鹽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本於老莊

猫捕兒

第十一卷

啓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

殺核對答

初筮謁郡

柔福帝姬

鬻祠廟

蘄黃二守

儉約

斷決

臣諂主愚

針黹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表紹

一聯八意

大人

池鷗

狐裘障泥

第十二卷

兄弟偈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師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獅子驄

無思無為

養鷄養虎

了先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韓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虎尋龍

自警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温母兄

詩文反句

達賢錄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晚學

付與天地

第十三卷

慶元侍講

九日詩

制詞失體

生成吹噓

齊秦客

畏說

勸行樂表

秀州刺客

南軒六詩

族譜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記夢詩

忍事

五教三綱

二罪人

利害

物無小

范睢蔡澤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蘇白

子寶

帷帳

字義

前輩志節

詩勉邑宰

常平

簡易

大乾夢

姦富

貨色

第十四卷

詞科

透脫

對壘

李勣

買硯詩

孤雁獨鶴

朱文公詞

鄧友龍使虜

誠齋退休

紹興內禪

竹夫人制

罵尸蟲文

舉劉郡守

制置用武臣

男子嬾人拜

馬謖

唐子西詩

清廉

西湖長

春秋書國滅

陸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黃

戒色

小官對移

第十五卷

相字音廝

格天閣

易六卦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荆公見濂溪

呂秦牛晉

景公顏子

誅罪

學仕

寶臣

饑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蘇後湖

讀書

松石

取守

石牛

扈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蘓

使虜辭樂

士卒畏愛

呂惠卿表

僕羅

第十六卷

玉山詞章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廉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敗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髯賦

留後門

十銘

詩用字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諫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補遺

賀和我表

補遺

第十七卷

魏照人師

士大夫讀書

為學

仲車重德

張率楊五

華嚴解辨

平父遠佞

晦堂論無隱

白石辨

科名不足恃

呈身識面

馮御史

三諫

胡侍御

忌才

自立

備官眊筆

王翰阿諛

高爽答書

矯詐

無忿嫉於頑

一日當千載

少閒人

饒着退步

王繼津穆文熙

魏吏部高風

玄武湖

貴可使賤

何燦直亮

江陵鬻權

譚啓肆貪

楊文公不入黨

經筵日講

無口齷

機警

張公虛名

優禮辭臣

優孟歌

甬川厚弟

利中奇禍

第十八卷

異才難得

君子有三惜

節婦詩

富貴驕人之誚

謙受益

老景

智囊

慈不掌兵

盛極者立見衰

須留一寸地

三字符

禪說可治心疾

毋為身後計

躁妄失言之戒

三不職

因言可以知人

司馬溫公像贊

中貴有才術

嘲失職

倭國風景詩

削髮除煩惱

漢高祖多饋二爵

昭君曲

趙與熹事元

戒子

能孝者能忠

文武豈有種

吊朱張詩

釣臺詩

指天畫地

勞心勞力

通家

天噴塔詩

鄉里輕重愛惡

所見不逮所聞

絕信詩

俗語相友

君子小人為學

韓魏公憂民

出韻不停思

王葆敢言

陽虎曹操之言

本朝不立宰相

第十九卷

為將三忘

入保不戰

和戰無定議

選將相貌

公相媪相

著女論語

暮夜辭幸

首革中書

奏革官妓

椀木漫莖

天子節儉

非其所藏

賈相打量

獻燈籠錦

香燭錦茵

兵不可廢

長生軍

上稱好官

滑稽而諫

不可廢刑

百金求履

殺二賢士

九齡先覺

總轄

網巾

警戒諛說

父母尊嚴

父母不賢而子則賢

子死不憂

積財必破

父兄賢而子弟不賢

妻戒驕驕

婢承恩封

忠臣二女

惠足以感人

民牧之喻

諱疾忌醫

戒無益之禱

求名不如遠害

磨堯堅

警矯名干譽

多營謀不如耕守

盛極者衰之地

求仁而得仁斯為君子

自修其身

貪必受害

即古以鑑今

可否貴乎得宜

十病當去

利者禍之胎

第二十卷

百揆

格君心

大臣擅權

賭集翠裘

一言撤西殿

時學時文時官

兒子豈敢有鬚 廉直

德福

史官不輕 黃袍求善書

譙黜

面折二張 無書至京

官邪賂彰

監司濫惡 討錢名目

守宰數易

一錢太守 醫國

奇士能脫

美物難致賢人難達

詐高有才

盡是面諛 三空之危

秦有十失

不懼可畏 顏相公無權

不可相侵

寫書風流 不接異色人

樹人

謝爽舉

効舉主

上山見虎

已不能定而以人言

蛇虎為害

收用豪傑 經羅豪傑

辭邑

七十被召 貴全大義

賢於竊位

作五知堂 不能忘國

致仕不起

隱說 窮約無求

山居甚樂

第二十一卷

君子不更名 天下無全美

小智不能保身

解禪偈 感事寓言

觀人有九德

聽言可以知人 士窮見節義

盡其在我

銜露之戒

才難

言當中節

嗜利必至害

回此良心

儉約可以延年

飲食當節

受用當省

大材晚成

知苦可以立身

孝即是學

自銜必受其殃

用人不可不審

君子無常師

知足之論

丐論

知命之論

姚崇口訣

儉說

銅臭甚于毳褐

利害之分

鄙夫惜死

嘲沙門

學者當有守

自警銘

詩諫

第二十二卷

箕仙詩

穢冢

膽大如斗

九字梅花歌

四皓子陵

長相思詞

嘲兄弟析居詞

海紅花

入耳賦

姊妹異操

四時行樂詞

父忌辭燕

座右銘

自警箴

李常抵荆公

君子貴知機

學書之難

惡佞受佞

款段逐驥

善忘人

訓子格言

文章關世變 温公存心 詠儀秦相如

唐高宗不能用賢 西湖詩 帝昭烈之賢

雜種 紫鼻 刮腸洗胃

脛大于股 貴賤定分 習俗所移

黃堂 不用隸卒勾攝 仰字

耳邊風 詩有規戒 不為冥冥墮行

無美不知惡 逆取順守

第二十三卷

裴叔則讓居 龍津婦論嫡庶 李審諸母

陳子仲妻 令狐附姓 問民疾若

布被瓦器 先輩憂喜 黃牛詞 一錢

詩瘦 視肉撮囊 賣文為活

作文溢美 儒人師 不妄交

脫幘投地 聖漢左癖 崔瞻父子

修史之失 初月詩 油花卜

神會當禁 霜天曉角詞 踏歌詞

詩用坐字 秦媼母訓 成兄弟名

辨尊孟 班馬定論 王維逸句

梅花詩

定襄伯能詩

杜詩點字

廣西盆境

舒公異徵

金盃辨

韋蘓州詩

趙風子

陵峯採藥詩

託譏世情

王浚論神在

第二十四卷

清介

實體之學

諫得天祐

土木奇節

老僧祝庶

謝母脫簪珥

登太山詩

登峩眉山詩

始終不易所守

將昌大者必有所遺

貴以賤為本

律身六要

務本逐末則寡過 易地不如遷善

謹言慎行

言為百行之首

毋忘其本

知止不殆

巧不如拙

小大不兼該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

智者亦有壽

臨患當警

自足三樂

度量當審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王者貴天

禮義生于富足

學可以益才

昧行不如炳燭

安貧之難

不驕為有功

德出而福反

大絃急者小絃絕 不可無操守

善達生

儉為萬化之柄 會不如命 巧者拙之役
君子貴知微

鶴林玉露補目錄終

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
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
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

征三年赤烏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
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
也後世之士殘忍剋核能聚歛能殺戮者則謂之有
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
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
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
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
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

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
二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
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
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羞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
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
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峽桂

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
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
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木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
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
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
渚依然一片秋却怕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落英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

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
香以擾為馴以慙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
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
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
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
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巖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
柢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
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
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
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
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
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
有香茶與卿父為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
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于魏公至有

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梅詩

杜陵病梅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
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
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
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
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
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
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頰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

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尚未見
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
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
古來少司徒清川鑿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
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鬢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
良蓋幸其所以支撐在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
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
有其人此病柵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

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
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
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
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
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
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
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
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

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慙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

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

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
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
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
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
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
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
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
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

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
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靈公以有為子路
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
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
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
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

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
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在事總無據佳人命薄
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
意休記綠窓眉嬾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
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劫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
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
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
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
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

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
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
奴面鉄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
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
鵲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
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
角烏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嚙蓋模擬少
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
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
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母食之則熏
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
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
頓解三曰饑能使之飽蓋饑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
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饑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
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
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

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
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
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
為啼哭即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
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於富平我
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
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收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

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
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慙其事幾於自
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
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
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
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煮箬食蝨琪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
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
雞豚出二疇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
霄而條斂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
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濶
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
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菹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永六清水漿醴醢音醫

音醫醢七菹蕒菁茆葵芹苴筍六獸麋鹿熊麇野豕兔

六禽鴈鶉鷄鳩鴿五藥艸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在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棋
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了願求教一局象山曰
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
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

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
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其一先天下
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
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
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
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
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

其親此殆文帝之預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綽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中周益公推之曰子

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孟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

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之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紗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明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

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額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閑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

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從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

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否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事階而升不敢

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歡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莊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王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廷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尸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間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
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
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樞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
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
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
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
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

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
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
不可子產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
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
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
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
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
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

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
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璫有耳之
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
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
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
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
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
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
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

輦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
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
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
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
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
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
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
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
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

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
此則歐陽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
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
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
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
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
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
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
公莫然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
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為尊
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稔章告身皆制綾
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
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
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
而錦幟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
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鐫犀為軸

琯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絲囊幟首純紅而繪如琯玉
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
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如其三者
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
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
其上四等明者遵不敢通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
之按式名曰帔鍮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
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
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

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
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癘民病衆皆唯唯余
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
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施
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
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
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
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
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

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
廷為頌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
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決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
毋訴其子者此關係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
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頃吏已逝矣其精爽
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於世皆其歷任判斷之
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
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
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

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其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
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来諛風可羞長官
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
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
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
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
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
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鱖魚揚州之鱓胥陸德明音釋
云鱓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
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
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
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所逗
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

宿松王... 卷之二
多殺為能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克國王忠嗣
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
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
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
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
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
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

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媿唐人花間集蓋得
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
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
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雄健固
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
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
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
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
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

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
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
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
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
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
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
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馮榭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

責

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
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麴麴然驚駭亟走出不
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
問其姓名為韓姪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
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
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
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

河遁去夫人奏疏言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人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恠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

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啼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悲望蘓臺柳曾與吳玉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婦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

以詩云允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道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
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詩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

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

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其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

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墓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于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

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
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
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
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
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
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
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

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
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
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
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
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
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
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
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
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

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
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
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
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
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
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
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
圓轉恢竒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亦
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敝

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帛之不問其出入此
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
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
萬金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
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
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
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

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于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于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

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
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子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
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
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
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
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
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須應斬萬年言君
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在道至于
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
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
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
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
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

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
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
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
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個是
伊尹第二個是傳說第三個是太公第四個是嚴陵
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
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臧劉况如樊英
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
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
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
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
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
槩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
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
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

鶴林玉露卷之二
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
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
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
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擯萬國之憂蓋惟賢者
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
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
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
狂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
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
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

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
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
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
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
曰姓鍾名庸問其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
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所遺忽顛仆于
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
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
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黜其人

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
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于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
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
其說西山負一姍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
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于德
而嗇于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
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
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以去已而
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未還乃徑攫探巢者之中
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
此其攫探巢者之中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中復
啣巾未還尤為奇異竝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
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

節然近世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
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
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金湯就茶既淪
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
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弄澗
水急呼縹色綠窵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
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
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于老而苦哉惟移瓶
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

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
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
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
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
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
中詩註謂蝨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
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
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
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灾每見于大
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
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為動至鳴擊

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沴氣之所
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
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
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在間隨事有知音
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在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

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漢鄧通皆
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
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
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在間好人
二願讀盡在間好書三願看盡在間好山水余曰盡
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
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

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
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
片爲之以雌雄筭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
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
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
夫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夫抵登
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關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
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
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
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
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
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蟬蛸強知時
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
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鸞與象龍
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
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

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
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
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
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亶亶
萬幾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
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

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
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于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
樂于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侯兩宮
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
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
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
為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
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
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

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于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載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官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

大統出于臣庶之誦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于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意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于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
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
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
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
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于
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
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人思
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安而

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關以來能自
表見于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
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唯制
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
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
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個之類
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餽字重九詩不敢用餽字

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婦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牝斗向天低仰者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個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

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頰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駢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此求時夜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
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
哉視白骨之法蓋本于此佛法出于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
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
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

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
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
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凋刻無
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
景過于求遠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
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隨富隨貧且惟喜不開口笑是痴人又曰百歲無多

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
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
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
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惰
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
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
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靡樂也然纔曰今我不
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
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于

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
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
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
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
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
於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
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
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

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
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
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
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唯
拙句最難至于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
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淨
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

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
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
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
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
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
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峰

兩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却受兩
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
拙者也他難彈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
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脩好洪景廬
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
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
景廬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

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
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
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
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蘓武當時十九
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為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之
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謂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盖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

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嗷嗷嘆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紳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于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地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

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軼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二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而涉軼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

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鈕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于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容立于

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于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憲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在

次枝分派別而歸于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
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
官爵功罪生死及其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
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
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
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量也精誠之

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
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于思終於無思非不思
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
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疴僂之承蜩豈更待
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
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
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

类别 ★
 编号 21398
 册数 6
 售价 35-

如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于如此未嘗過
 於豐侈也

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君子思無思非不思
 也子思子曰天回一甲於世出入於心止於終始



